

風懷色迷淫穢悍妬譎諛

群談採餘

九

13

389

9

群談採餘卷之九

士卷 共七篇

風懷

色迷

淫穢

悍妬

譎詐

諂媚

節逆





風懷

晉謝鯤字幼輿隣家高氏有女美姿色鯤常挑之女投
梭折鯤兩齒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
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了

古今作昭君詞多矣王直方詩話云余獨愛白樂天一
絕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
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意優游不迫切故也樂
未賦此詩其年甚少

謝道韞詣尼姑菴見二尼做綉尼謂道韞能詩遂令作

蘊請題尼云即事爲題蘊集古句云風捲楊花拂綉
床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興
味長

唐武宗怒宮人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權進
詩曰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
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白樂天失婢詩云宅院小墻卑坊門帖榜遲舊恩慚自
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
處惟有月明知此詩三曰乃失主罪已而不責婢爲

淫奔亦近厚矣末句尤深不露所謂想應只在秋江
上蓋本於此

劉禹錫和云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分瓦去鸚
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
此脫青衣

朱淑真錢塘人幼警慧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
無識爲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淑真抑鬱不得志作
詩多憂愁怨憤之思時牽情於才子竟無知音悒悒
抱恙而死其詩云靜看飛蠅觸曉窓宿醒未醒倦梳

粧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又云門前
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吹
簫歸去又無緣又云鴻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
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
朱淑真詞多柔媚獨送春一詞頗疎俊可喜詞云樓外
垂楊千萬縷欲係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飄柳
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
也愁人意把酒送君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買薪女

贈諸妓詩云亂蓬爲髮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
種錢塘江畔女着紅騎馬是何人

白樂天題綉女詩云倦倚綉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
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

唐李當當名妓也姿藝超流翻然若有所悟遂着道士
服有段天祐贈詩曰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
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留瑯館月明
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
人已白頭

唐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
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
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
浦應無解佩人

韓退之有二妾一絳桃一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
湊至壽陽驛寄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
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後使還柳
枝已逾牆遁去爲家人所獲惟絳桃在耳乃作詩云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

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唐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善吟咏與進士郭昭述相
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相別赴任行至咸陽國容
使女僕馳書云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恩憐未洽
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
齊眉長安子弟多誦焉

韓渥偶有所見作詩曰千金莫惜可憐生一笑從教下
蔡傾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愁來自覺
歌喉咽瘦去誰憐舞掌輕小疊紅牋書恨字與奴方

便送卿卿又詠洛詩云再整魚犀櫳翠簪解衣先覺
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
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
君王幾餅金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視之令侍女勿
言投贈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尚有所諷謂世之爲
君者多惑此也

唐人題尼姑詩云剪下春環着素衣托身松院自棲遲
深通佛性渾無欲恪守禪心不畫眉栢子烟清薰玉
骨梅花月冷映冰姿此迴減却紅塵夢雪竹相筠獨

自持

李愿觀翟玉妓有詩云女郎閨閣春抱瑟坐花茵粉艷
宜斜燭羞娥慘向人寄情搖玉柱流眄整羅巾幸以
芳香袖承君宛轉塵愿乃李晟之子李愬之弟昌黎
送歸盤谷假借太過愿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婪敗事
此詩見御覽集曰未見好德可也

朱絳亦有詩云獨在紗窓刺綉遲紫荆枝上轉黃鸝欲
知無恨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吳融春詞云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多轉面語妬

唐詩卷九
極定晴看金市舊居近
鈿車新造寬春期莫相誤
一日百花殘此詩三四之聯非十分着意何能說得
常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二妓侑觴常醉吟一絕云
高鬟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常娘司空見慣渾閑
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及退宿驛亭醒見二妓在側怪
問之乃對曰郎中席上賦詩司空因令侍寢復問能
記詩否一妓誦之大笑觀此則應物豪縱之性暮年
猶在也

杜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開筵集

朝士不敢邀杜杜欲預會李馳書請至獨坐南行燈
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曰誰是紫雲李指示之杜云名
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
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
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三行紅粉一時回後
東坡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遺以詩曰不肯醒
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顏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
分司御史來

杜牧之在杭有所見吟一絕云娉婷嫋娜十三餘
荳蔻

唐詩卷九
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揔不如後
黃山谷於廣陵早春用其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
捲髻髯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顰栗揚州風物髯
成絲紅藥謂揚州芍藥王制曰祭天地之牛顰栗此
借用以言花苞之小末句謂風物如此惜其身之老
也

白樂天咏玉真觀小女冠阿容詩云綽約小天仙生來
十六年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春窓
月伴眠迴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方萬里云昌黎白

咽紅頰長眉青一詩已盡女冠奇態之態適人者理
之常也出家者俗之衰也召文人才士之侮何爲乎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有詩曰櫻桃樊素口
楊柳小蠻腰後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
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
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
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
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康侍制執權奉祠寓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命之侑觴

唐詩卷十
十一
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獄妓求救於康因戲爲一絕
云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
春風忍使梨花偏着雨明日妓訴於縣連詩狀前邑
宰見詩笑而釋之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一見便強取之禹錫擬作四
愁詩內驚句云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
金盤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曰買笑樹邊
花已老畫眉窓下月猶殘又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
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

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
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含笑而已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
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
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入之父卒常
阜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安暨氏女
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
鶯任宿房識者知後不索此即濤父愀然之事後皆
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也歟然濤非暨比也故

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賦滑娥眉秀幼出文君與薛
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
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想思隔烟水菖蒲花發
五雲高有洪度集一卷行世

唐岐王宮侍兒落髮爲尼唐張籍賦一詩云六尺輕羅
染麝塵金蓮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
山一朵雲

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詩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着
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

宛如隨玉輦步虛渾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
伴吹簫引鳳凰

唐末士子崔郊有婢端麗郊愛之他日鬻於襄陽司空
于頔得錢四十萬寒食出遊婢見郊立于柳陰之下
郊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重淚滴羅巾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惡郊者錄以
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
不早言遣婢還之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盟匹

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費氏蜀新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萼夫人。能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乃誦去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大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耳。

蘇東坡守杭州。毛澤民者。為法曹。東坡以衆人遇之。澤

民與妓瓊芳厚善。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云。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虧。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東坡一日宴居。聞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東坡嘆曰。郡僚有詞人。而某不知其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佛印戲命妓同卧。印醒書壁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語翰林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絃。

杭妓胡楚龍觀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與官妓作詞而不及觀觀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偏自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詞與之

韓子蒼題畫宮女詩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綠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胡荅溪李伯時畫背面宮女子蒼題此詩其上乃用東坡續麗人行中語意然不及坡之偉麗也又題貴妃上馬圖

詩云翠華欲上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荅溪云詩意極佳蔡天啟集中亦有此詩然不知竟是誰作也

蘇東坡云趙伯成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因次其韻一笑詩云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髮聊相映湏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因自注其末云聊荅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秦少游作暢道姑詩云瞳人剪水要如東一幅烏紗裹
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窓
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瑤壇春日靜落紅滿
地乳鴉啼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
道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
之不得乃作此詩

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
歌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度河
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為

花藥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作
托花藥以自解耳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為洪檢閱洪甚愛
之嘗月夜携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亂打散花樓
南浦西山送客愁為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
洲後因兵亂失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
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為將
幾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得其人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

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溼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
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峰北高
峰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怨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
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

馬莊父字子嚴建安人博涉經史善詩文尤長於詞作
閨思鷓鴣天一闕云睡鴨徘徊烟縷長日高春困不
成粧步歌草色金蓮潤撚斷花鬢玉笋香輕洛浦笑
巫陽錦親織寄檀郎兒家閉戶春藏色戲蝶遊蜂不
敢狂

聶大年賦卜算子二首蓋自況也詞云楊柳小蠻腰慣
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
頭春筍纖纖露老腳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粉淚
濕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
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着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
前錯馬浩瀾和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
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顏色雪中梅淚點花梢露
雲雨巫山十二峯未數高唐賦花壓鬟雲低風透羅
衫薄殘夢勝下翠樓不覺金針落幾許別離愁猶

自思量着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之女擁帚掃地陶因與之狎贈之以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既而李主宴穀令歌此詞陶大沮即歸又文潞公知成都頗有飛語御史何郯告歸上遣伺察之時幕客張少愚謂公曰無足慮愚與其同郡因迎謁郯於漢州命酒作樂有妓善舞郯喜問姓曰楊郯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取妓

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楊柳惜妖嬌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數日郯至成都頗嚴潞公一日宴郯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詞侑觴郯屢醉郯還朝潞公謗息二事一轍人之自守當慎宋時杭妓周韶有詩名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留飲召韶侑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簷前鸚鵡命作一絕韶援筆揮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服白衣一坐笑賞述古遂令落籍

太學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
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行將梅帶細結同心日邊消
息空流淚盡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
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人以
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宋秦遠娶妻繆氏字惠英由鄉貢入監讀書遠寄信誤
封白紙一幅妻寂寥情感作小重山詞以恨別云花
樣妖嬈柳樣柔眼波流不斷滿眶秋窺人佯整玉搔
頭嬌無力舞罷却成羞無計與遲留滿懷禁不得許

多愁一溪送行舟無情月偏照水東樓倏爾雲箋遠
至欣然開緘欲讀無文但爲之一笑遂奉詩曰碧紗
窓下啟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懷別恨憶
人全在不言中遠得詩喜曰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
無惜一奏乃以詩復曰一幅空箋聊達意佳人端的
巧形言聖恩若許頒科詔應作人間女狀元

寶祐間有題浪淘沙於臨川驛舍云雨溜和風鈴滴滴
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
過鴈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

秋正好菊滿寒城後云金氏淑柔題復有題于後者
曰風鈴雨溜滴丁丁一枕和愁夢不成若也果逢陶
學士不知何處着卿卿見者絕倒
宋有士人買妾既而卧病汪彥章以詩譏曰但知瓊樹
闌清新不道三彭接有神處仲未聞開閣事維摩空
對問禪人封侯燕領何妨瘦伐性蛾眉却怕顰從此
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橫陳又曰溫柔鄉裏事還
新便擬尊前賦洛神定向中年多作惡非干尤物解
移人莫愁阿鵲煩君嫁且學西施爲我顰爭似農家

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張妙淨字惠蓮
自然道人皆工詩章曹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
孝謹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尚張曉音律情逸而才飄
晚居姑蘇春夢樓皆一時淑媛也與楊廉夫爲文字
友曹嘗和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妖嬌家在南山第
一橋不肯隨人過橋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張詞云憶
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
怕見花開雙蝶飛觀此二女逸致可想矣廉夫又嘗

卷之九
答妙清絕句云紅牙管箏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
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頻能高玉帶袍者曹氏
名其硯萱草帖者狀其孝也
元歌妓郭時秀性敏色絕教坊之白眉也學士王元鼎
甚眷之偶有疾思馬坂腸食鼎殺良馬以供至今以
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
比元鼎如何妓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燮理
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
香則參政不及學士魯溫付之一笑

甲妓朱觀奴者居鹽橋頗通文義嘗借室而募緣於人
求題詞於翟宗吉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
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姻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搆雲
窓霧閣柰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
好面人因宗吉故喜捐貲焉

安榮坊李氏女者小妓好翟宗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
爲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悽然感舊邀歸
其廬置酒叙話爲安榮美人行詞云吳山山下安榮
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人人謫

居此相逢信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貌如蓮學畫娥眉
揮彩筆偷傳寫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髣髴如
雲眼光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盃沾翠袖自言
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不
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鷄竟相妬
當時目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我聞此語重悲
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湓水琵琶泣
數行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
賦新篇重與佳人嗟命薄

劉伯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
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題
墨梅詩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
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

有人題秋胡戲妻其一曰郎君葉薄妾水清郎有黃金
妾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一曰
採桑樹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
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各有意見

永樂中學士解縉見美人只畫半身戲題云千般體態

百般嬌不盡全身盡半腰可怪畫工無識見動人情
處不曾描

唐子畏題梅魂天上梅姬淺淡粧露華肌骨雪衣裳若
非青鳥通消息誰識春風滿面香又題執花美人梳
成松鬢下粧臺瞥見仙花映面開試摘一枝閑翫處
蜜蜂蝴蝶聞飛來又題美人云瘦盡腰身淚滿腮東
風又見海棠開一年春色工拋却爭得和人細說來
又題美人讀經佳人獨步而冷冷只隔中堂孔雀屏
香穗未消燈欲盡月明花讀仙經又題紅葉御溝

流出本何情惹大姻緣倒仰成歲歲梧桐飄一葉六
宮無枕不秋聲

王孟揚偁題美人撲蝶圖云爲惜韶華去春深出綉幃
撲將花底蝶祇爲妬雙飛

題美人踢球蹴踘當場二月天香風吹下兩嬋娟汗沾
粉面花含露塵拂娥眉柳帶烟翠袖祇垂籠玉笋紅
裙更起露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恨殺長安美少年
題美女燒香三寸弓韉步翠苔想應天竺藝香來眸凝
春水波初動掌合金蓮花未開腰細謾搖春日柳臉

紅猶帶雪天梅不知暗祝緣何事斜把金釵插冷灰
題美人春睡圖象牙筠簾碧紗厨綽約佳人睡正濃半
抹曉烟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神遊蓬島三千界
夢遶巫山十二峯誰把棋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濕酥
胸
題酥乳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
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題雲鬟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
黃金鳳粧罷夫君帶笑看

武宗咏汲婦詞他那裡汲水上南坡我這裡勒馬轉秋
波雖然不是我宮娥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

寧王題宮妃脚濯罷銀盆雪欲飄橫耽膝上束絞綃匣
來玉笋纖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踢碎香風拋玉燕
踏殘花月上瓊樓五更索向鴛幃枕勾引郎官去早
朝

寧王宸濠寵盧妃同宮者賦螻蟻拽花瓣詩嘲之云金
針刺破絳糊窓幸惹東風一線長螻蟻也知春色好
倒拖花瓣上宮牆後濠敗盧勸少待作曉行詩以諷

之曰金鷄未報五更曉鐵馬頻嘶萬里風欲買三盃
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

題宮怨閑倚闌干強作歌傷春無奈拭香羅欲將舊恨
題紅葉輕惹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長夜靜風吹金
鎖怨聲多半生未見君王面天不從人怎奈何
歌妓爲尼後又還俗吳融作詩曰柳眉梅月倩粧新笑
脫袈裟得舊身三峽却爲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
空門付與悠悠夢寶帳迎迴暗暗春寄語江南除老
客一生長短托清塵此詩三四只是體貼五六方形

容盡其味

天順丁丑狀元黎淳爲人淳厚自言絕跡青樓會試入
京同輩戲之使人先約妓曰若遇吾輩同行汝可呼
黎淳一日相邀過之見一妓以手招呼黎淳黎淳諸
友哄然排之淳不與辯即口占曰千里遨遊赴帝京
忽聞花裡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
名

曾學士祭薊門老婦歌薊門老婦歌且行一曲斷腸多
苦聲時人掩面向人泣泣罷從前道姓名自言少小

言老
顏如玉金縷羅襦闌粧束先朝丞相重嬌歌教得新
翻太平曲雕房繡闥高差我五侯七貴時經過就中
艷色亦無數俛首低鬟聽我歌行雲斷絕梁塵起滿
座傳盃驚且喜當筵一擲千黃金翻惡管絃徒聒耳
只言歡樂度青春豈識人間賤與貧向來風景一朝
異翠鈿散落隨埃塵况逢衰老轉蕭索惟有茅蘆傍
西郭閒來還唱舊時歌不落一聲雙淚落人生安得
長少年一貧一富皆自然鄧通鑄錢終餓死古往今
來何足憐

劉後村詠老妓詩籍中歌舞昔馳聲憔悴猶存態與情
愛說舊官當日寵偏呼狎客小時名薄鬟已脫梳難
就半被當空睡不成却羨隣姬門戶熟隔牆張燭到
天明

又獨宿秦樓怯永宵舞衣香滅不勝腰西風鬟影羞鸞
鏡明月歌聲懶鳳簫雪冷巫山春寂寂花殘上苑雨
瀟瀟江州流落商人婦一曲琵琶恨怎消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塋
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曾見其詠女史詩今各錄其

一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郊酒睡初醒
笑倚東窓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
經王題楊妃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母病危褒斜山路
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
又王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
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
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趙鸞鸞作婦人纖指詩尖指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
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腥紅

楊盈川姪女作新粧詩宿鳥驚眠罷房櫳起曉閑鳳釵
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凝池出人疑月下來自伶
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瑞州新昌胡縣丞妻陳氏號梅粧提刑仲徽女也有詩
云一寸柔腸萬疊縈那堪更值此春晴黃鸝知我無
情緒飛過花稍嚙不聲又云一片愁心怯杜鵑嬾妝
從任鬢雲偏怕郎說起陽關意常掩琵琶第四弦又
云山城落日弄黃昏又了浮生半日忙侍女不須燒
絳蠟讓他明月入迴廊又有蠻婢詩後兩句云從今

莫作綿蠻語，怕有傍人隔柳聽。
蘇徐用理題翠盤詩，曲按霓裳舞袖盤，滿身香汗怯衣
單，綾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
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
倚醉看。

吳人耕作舟行多，以謳歌自遣，名唱山歌中，亦可爲警
勸者，漫記一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
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飄零在外頭。又云：南山
頭上鵲姑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心歡喜，前
頭兒女好孤恓。又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
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揚藍頭，此歌言
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趨向異，則其成就遂大不同，
亦山歌之美也。

○色

周幽王寵褒似萬般不笑王約諸侯有寇至則驪山舉
火諸侯來援王欲其笑舉火戲召之褒似乃笑後犬
戎攻王王舉火徵兵諸侯不至為犬戎所殺胡僧詩
云恃寵驕多得自由驪山舉火戲諸侯豈知一笑傾
人國不覺胡塵滿玉樓翟宗吉詩云萬國山河一笑
中鼓鼙聲裡火光紅君王號令多顛倒不召諸侯召
犬戎

越王勾踐求得浣沙女教之以進吳王吳王寵媚之荒

羊次公

色

于政事越遂滅吳按西施常心病而曠其眉愈美有
醜婦人見其美亦捧心而效之里之富人見之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以去而不知美之爲美也翟宗
吉詩云捧心嬌態黯如愁長使東隣欲效尤豈是預
知亡國禍含情終日在眉頭人媿猶知豈知一失則
楚黃歇烈王相號春申公初趙李園進妹於春申君有
娠使妹說春申君曰王無子今妾有娠人莫有知誠
進妾於王而生男是君之子爲王也乃出謹舍言之
王王召幸之果生男立爲太子母爲后園亦貴顯後

王薨園先入伏死士棘門殺春申君滅其家

趙飛燕之女弟曰合德肌膚潤滑出浴不濡善歌巧態
此絕色也與飛燕俱選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
香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
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合德爲溫柔卿曰吾老是
卿足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卿也

成帝病陰弱得外國慎恤膠每一丸幸一夕合德醉
進七丸是夕帝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精溢不
止遂崩合德懼亦嘔血死禍水滅火之言不其信乎

漢李延年有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美人
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
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婦人施粉黛花鈿着好衣裳謂之鮮粧怕服李氏夫
人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背而卧
都不回顧帝垂淚而去延年以下責夫人曰帝既再
三顧問合轉面一顧囑托骨肉何乃如此夫人曰我
以色事帝色衰愛弛人情自然今卧疾日久形狀枯
悴若將衰貌見之又何益於骨肉乎我今不回顧者

我若不起帝必追思我鮮粧怕服之時是乃親囑之
也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
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不特以姿態見美且
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異國珍寶
惟翔風能別之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十翔風最以文
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五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
爲殉風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
朽於是彌見寵愛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一

等忽視不相分別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刻玉爲倒
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
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
艷者居後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而語笑則口氣從風
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使所愛者踐之
無迹者賜以真珠百琲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
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
云胡女不可爲群競相誹謗石崇受譖即退翔風爲
房老使上群小乃懷怨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幸

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
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
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嗚呼崇窮奢極慾如此安得
無禍是果僕輩利吾財哉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
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婢妾數十示
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綠珠
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謂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
願加三思崇不聽遂及於難

晉元帝時外國進蔓金苔宮人有被幸者以苔賜之光
照一室又若夜明苔拾遺記曰祖梨國貢色如金縈
叢如鷄卵投水中蔓涎波瀾之上如火置漆盤中照
燭滿室又名夜月

隋煬帝宮女數多晚年荒淫無度大業八年方士進大
丹服之蕩思愈熾日夕御女十數人夏時煩燥日飲
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甚
真元大虛多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
盤於前日夕朝望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

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重利後帝江
都爲司馬戲所殺色之迷人何如哉

隋煬帝沉迷女色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制度絕小
祇容一人有機處其中以機礙女手足纖毫不能動
帝試以處女極喜召何稠謂曰卿之巧思神妙如此
以千金贈之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
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曰此車何名也稠
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帝曰卿任其巧以成車朕
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帝又令畫工繪士女

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濶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於中纖毫皆入鑑帝大喜繪畫得其象此得人之真容也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迷倦憊矮民王義極諫翌日命義擇一靜室居之二日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雖壽千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煬帝在迷樓每一幸輒經月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殊色忽自縊于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

以進有詩五章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其一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

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二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

何不及閑花草翻成雨露多其三粧成多自恨夢好

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其四秘閣高仙卉

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殺不肯寫昭君其五此詞幽

鬱淒惋桑間之聲也此六蕩矣豈得與班婕妤咏扇

並哉

隋楊廣與高穎伐陳穎先入建康廣使人馳告曰留張

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遂斬之
廣聞之怒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及
即位頴以罪誅胡僧詩云陳國機謀未有涯如何後
主恣驕奢不知即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
唐太宗既誅侯君集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
問其狀曰自爾以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
高昌得金簾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時并得
焉

唐明皇初年有寵妃方氏興化莆田人容色駢麗詩詞

精絕素性好梅宮中多植之自號爲梅妃寵幸無比
後楊貴妃專寵其愛寢衰以他事幽於長門宮帝心常
眷戀因貴妃之悍而止適外國進明珠一斛帝遣中
使持賜之妃得珠不受雙淚垂頰乃作詩以寫心中
之怨并珠附中使以進於帝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
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明珠慰寂寥
帝得詩不勝悽愴無可奈何後天寶之亂明皇幸蜀
絕不相聞者數年及還失妃所在詢之乃知死於非
命瘞後苑梨樹下掘視之顏色如生帝令人圖其容

命厚葬之，仍以容供於宮中，朝夕思悼，題詩其上曰：憶昔嬌娥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秋波不顧人。

唐玄宗寵楊妃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穢德彰聞，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即如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亦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嗟夫，女色之禍，何代無之！安祿山受帝嗟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

以酒毒之，賜金牌子，係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帝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過於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異。白居易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

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
王環詞雖工意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
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更漏永薛王沉醉壽王
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唐元載專政久隳國典有寵姬薛瑤英善歌舞仙姿玉
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載納
爲姬處金絲之帳寢却塵之褥衣龍綃之衣惟賈至
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得見其歌舞賈至贈詩曰舞怯
珠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楊公

南作長歌褒美之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
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
爲巧媚態載惑之怠於庶務而英父薛宗本兄惟義
與趙媚迺相出入以購賄賂及載死英嫁爲里妻矣
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始也

唐肅宗在軍中與張良娣爲樗蒲之戲恐外聞之乃刻
樹鷄爲子欲其無聲良妹有寵遂立爲后上皇在蜀
遣使以七寶鞍賜之宋瞿宗吉詩云玉帳軍中寢未
安樹鷄刻子打牙盤一籌搏爲尊翁意特使成都七

寶鞍

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脩眉夥首蘭氣馥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上琢玉芙蓉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態艷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其風日也宮中爲之語曰寶帳香重重人變紅芙蓉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數倍於未病時

宋蔡京字元長既南遷中路金人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別之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樽前念老翁吁京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而上誤天子下誤蒼生毀人家國敗人天下寧不寒心哉賈似道居湖上諸姬皆倚樓眺望有二人執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

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盒令諸姬
進曰適爲某姬受聘啟視乃其首也諸姬股慄
賈似道作半閒堂取宮人葉氏及娼尼美色者爲妾樊
襄園急似道與羣妾踞地聞蟋蟀有狎客戲曰此軍
國重事耶

金部田負居中初應舉時與豪家子弟張生同科俱少
年相得一日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有看窓
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過百餘步生
却回窓中之人尚在忽擲金釵一隻生得之莫測其

意有紫衣者趨出手招云此某官子居班籍奉使入
蜀久而未回擲釵者其婦也約某日於崇夏寺某院
爲期先以此致意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醺承
迎子婦從中出相與雜坐時復詰之居中屢勸生生
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子歸備知其事隱
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前度險閣顛危萬端願飯
百僧庶保無恙汝往尼院與吾償之婦喏往張生知
之遽往會焉某官率健僕携利劍入院同謀者皆殺
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自拘於有司待罪太宗聞之

周書卷九
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也傷風敗俗殺之宜矣况
勲臣之裔何必致問邊舍之中外傳聞稱快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
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
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憂舊游
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
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
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

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踈踈不安王麾去
伎樂陰命諸唱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
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
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
再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
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
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亟
命索輿諸唱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
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

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
振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此與韓熙載之於陶穀
文潞公之於何郊相類而其迷蕩無耻之態尤有甚
者君子其可不知所養哉

宋汴梁角妓李師師住金線巷徽宗微行宿其家改爲
小女街靖康之亂師師南人遇之於湖湘南家老嫖
悴無復向時體態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
師垂老過湖湘縷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元侵金汴城金主出征崔立居守取軍民子女聚之省

中日亂數人遂以城降元兵入城亦取立妻妾寶玉
以去元兵退人憤立淫亂號於衆曰立可殺否齊聲
曰寸斬之夫也乃梟立首或剖心生噉之

曰卜神之夫也。八景立首。庭心主。卿之
以去。示其。八對立。聖。廣。龍。公。眾。曰。立。何。絲。否。齊。贊
中日。過。樓。入。夢。以。如。判。示。其。八。如。亦。即。立。妻。妾。寶。王

淫穢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常過蜀郡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
卓王孫聞令有貴客設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
前奏琴曰竊聞好之願以自娛王孫有女新寡好琴
相如遂作歌彈以挑之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
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期今日升斯堂有
艷淑女存此房適適從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
又曰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字尾永為妃交情通體
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翔高飛毋感我

心使余悲。文君夜奔相如，與歸成都。家徒壁立，文君不樂。曰：「長卿何如？」臨邛從昆弟假貸，充足為生。相如與之俱，盡賣車騎，買酒舍，賣酒為活。令文君當爐，相如滌器。王孫耻之，與僮僕數十人，錢百萬，遂為富人。後相如以詞賦得幸於武帝，為中郎將，欲聘茂陵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三疊，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白頭

吟載婚娶門

漢成帝時，慶世安年十五，為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雛鸞之曲。趙后令德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與后同處。

又常托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姬侍，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輶車載風流少年，日以十數入宮。

漢梁冀妻孫壽，善為妖態，與家奴秦宮私通，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媚冀。冀入朝，帝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致毒於餅中，以進。帝食崩。翟宗吉詩曰：「跋扈將軍擅國綱，夫人狐媚亦專房。狂奴戲奪鸞篋去，故作風流墮髻粧。」典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已也。雖天生知音。

能辯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是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第淪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何貴哉二琰收入烈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會聚會賈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

往宿壽躋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牆垣至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托言有盜令人脩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拷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魏胡太后私大眼楊之子白華後奔梁太后思之爲楊白華之歌令宮人連臂歌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

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
悲歌未斷城烏起。後翟宗吉詩云：浴苑中間楊白華，
隨風飄泊向天涯。悲歌未斷腸先斷，日落長秋起暮
鴉。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
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辯之。小吏云：行逢一
嫗，說家有疾病，卜者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
即隨上車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
箱，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此是天上，即以香湯見。

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肩後
有疣，其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
時他人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免。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脩晉史，雖出於臣下，夫
豈不一過目哉！其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
閨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
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烈可乎？王
渾妻鍾琰，已載之於書，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
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

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
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嘗滔妻蘇若蘭因
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制織錦迴文以感動之
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
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不知何謂也

楊貴妃日與安祿山嬉一日醉戲無禮尤甚引手抓傷
妃胸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
訶子遮之後宮皆倣焉

楊妃出浴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明皇捫弄曰軟溫

新剥鷄頭肉安祿山在傍對曰潤滑新來弄上酥妃
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至夏日常衣輕綃使侍兒交
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
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明皇八月遊太液池有千葉
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妃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
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吳草蘆作楊妃病齒詩云齒痛自顰眉君王自不怡此
疾如早割何待馬嵬時

有人題楊妃羅襪詩仙子凌波去不還獨留塵襪馬

鬼山可憐一掬無三寸踏盡中原萬里翻

武后年十四入宮號斌媚至老淫心未已自拂拭僧懷義御醫沈南璆與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皆年踰七十時也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武后老而新牙更生春秋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北史胡后年踰四十而妖蠱若二八此皆所謂尤物也武后殺唐子孫幾盡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其女嫁叔向主揚食我遂喪羊舌氏胡后殺其主濁亂魏國而拓跋氏以亡夫物之異者爲妖人之異亦爲妖傳曰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是三者非人妖耶

唐上官儀女婉兒没入宮辯慧善屬文應制賦雙頭牡

丹云勢如聯璧友情若嗅蘭人又明習吏事則天愛之百官表奏多令叅決中宗復位又使掌制命益委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武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臨淄王以兵入宮討韋氏并遭戮後崔宗吉詩云曾習昭儀應制時嗅蘭聯璧比雙枝牡丹自爲唐王瑞多却傍觀武三思

唐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遭幽辱脩嘗艱危情愛甚篤

與后相誓曰異日幸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復位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后遂與三思通帝后於餅餠中進毒中宗崩臨淄王舉兵斬關而入后惶恐走入飛騎營軍士斬其首以獻暴尸於市宋翟宗古詩云生世重逢天日開恣情爲樂竟爲災局中勝負誰能決直待臨菑白刃來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朝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

慾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已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疋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穢史矣

楊國忠出使江浙三年其妻思念至深忽夜夢與國忠

交而有孕生男名拙國忠歸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莫不譏笑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姿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奸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宗道姦沒入掖庭

元朝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至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子之寡者間數日

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行不可挽而回矣

永春潘氏女英奴美如仙妹父母擇配年二十未許人同安苗生字德純販苧主潘家生俊秀已娶二年嫌妻貌醜詐言未配英奴窺之時露半面或全身一日父不在指紙方寸外包傘紙置飯中生得之開視則詩曰天生一對兩媽然司馬文君宿世緣欲遣中書傳好信幾回未易到君邊是夜潛至卧邸告以宜遂琴瑟生一見魂飛神蕩求以人道英奴不肯曰人有

禮義聘幣未將不可苟就因以所帶金指環一枚與
生囑曰幸勿棄約憑此爲信深拜而去生還出妻欲
聘潘氏無媒未果遷延半載父命發布鳳陽時沙縣
鄧茂七擾亂生四春不得歸景泰三年道路始通生
歸直抵潘家聞英奴嫁縣東林氏矣生以貨絲爲由
往訪因宿林家英奴潛書鸛鵲天貽生云欲待鴛鴦
奉枕衾誰知薄倖苦相侵移花却向他人主狂蝶無
情莫再尋君負信妾傷心魚沉鴈杳惜無音如今追
惜前時話刺得潸然淚滿襟明日生鬱鬱而歸及再

娶姚氏容貌更不如前妻生惆悵不能忘情其友爲
作指環篇以譏之曰金指環金指環看汝徒辛酸猶
記相携處羅帶結同歡態濃語巧美無極未行雲雨
情先密好懷豁然開驀地迢親覓撩人嬌思撥不平
一團和氣迥春晴廣寒嫦娥初會遇又如君瑞見鶯
鶯自別家人冰雪面寤思夢想深相戀千山萬水阻
塵紛歸鴻難托張生怨指環本黃金解贈駐意深安
知物理多遷變似此堅圓能倍心因叙指環事勸人
夫與婦赤繩繫足親何必輕拋負苗生本期得芳研

豈知再娶不如前我聞在德不在色請君讀此指環篇

古言室女悖親踰牆相從飽後遂相棄背悔不及已古人失所者氓詩載於聖經金英女見於戲文歷歷可見今錄青梅記以爲閨女守身之戒云井底引銀瓶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針針欲成中央折瓶沉針折兩若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爲女時人言舉止有殊姿嬋娟兩鬢新蟬翼宛轉蛾眉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君騎白馬傍垂楊

妾弄青梅倚短牆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爲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鬟共君去去到君家五六年君家犬小頻有言聘則爲妻奔爲妾不堪主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戚滿鄉故潛來就不通消息此日悲羞歸不得感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語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時見先後事無古今蓋婦人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無往不困士君

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何以異此可不戒

○悍妬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東知王之愛
新人也亦愛之衣服玩好宮卧具擇其所喜而爲之
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
其情也今鄭東知寡人之愛新人而愛之尤甚於寡
人鄭東知王以己之不妬也因語新人曰王愛子美
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其鼻新人見王果掩
鼻王以問鄭東東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
東令劓之無使逆命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絛囊盛之，載以小輶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漢袁紹死，妻悍酷殺紹寵妾六人，以爲死者有知，恐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

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其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憂愁，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馮

氏，繫之於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

賈公問後妻郭氏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愛乳母私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晉桓溫平蜀，得李勢女爲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按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

是擲刀前之曰阿子我見爾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古詩云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郁其妻南郡主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群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窓前解髮臨鏡梳髮雲垂地瑩姿水照壺妾初見主來綰髻下庭隅歛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若見殺雖死生不殊主乃擲刀前抱持一長吁曰我見猶憐汝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爲喜哀矜非始圖妬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晉書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

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

晉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提塵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訪王謂曰朝廷將加公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公大慚

南唐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妻張氏性妬室絕姬侍業甚憚之帝命皇后召張至內庭誡曰業位望通顯當置媵妾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

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
駑馬不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
任使矣帝聞之大嘉獎嘆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
其人已入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
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
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則天侍側曰惟妾
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以捶以鐵鞭
不服則擊以鐵搥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

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持太宗不之覺耳
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唐房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
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
暮帝有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
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
飲此醪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朕尚畏見何
況於玄齡又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
革居年少不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目以示玄

齡無他意會玄齡良愈愛之終身此與前飲鳩何前後頓殊

唐房孺復妻崔氏姓妬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之曰汝好粧我爲汝粧之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灼其兩眼隨手焦卷以朱傅之久脫瘡癥儼如畫焉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

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宋光宗后李氏安陽人節度使李道之女后生時有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適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拜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及光宗即位冊爲皇后性悍妬一日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

悅之后知之遣人送食盒子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
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中后殺之以暴卒聞又
離間三宮使帝不朝太上孝宗晏駕帝不能親執喪
悍妬之爲害甚矣
蘇東坡謫居黃州與陳季常遊季常自以爲鮑參禪學
其妻柳氏悍妬客至常聞詬罵聲坡作詩戲曰誰似
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柱
杖擊壁心忙然蓋言季常宴客有妓侑觴妻以杖照
壁大呼如獅子客遂散去

王文穆夫人性悍妬貴爲一品不置嫗侍欲置左右人
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園中作堂名
三畏楊文公戲曰可作四畏問其說荅曰兼畏夫人
文穆深以爲恨卒至無嗣

賈似道父涉任吉州萬安丞未有子其妻悍妬涉甚畏
之邑宰室宴其妻諸婢皆從獨一爨婢在家涉往厨
中取水見卧於地遂就私之因而有娠妻知究問婢
以實告妻怒日加捶撻臨誕欲殺之婢逃於廨後松
下生一子即賈似道也涉欲不舉陳宰聞知率同僚

往賀孟欲實其事使不棄也涉與妻方喧倉忙出見
陳宰賀之因問緣由涉卒應曰乘興而已邑人傳此
四字爲笑遂養之即遣婢嫁與吳石匠後似道初宰
嘉興吳履齋告以何不知母所在遂得之吳石匠家
咸淳間封其母爲兩國夫人及所生母焉

不從事郎劉恕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子也喪其妻
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矣劉又娶高氏携媵婢四
人淳熙初爲道州判官高氏姪娠時妾子年十二矣
妾性悍妬慮正室得權則異日分折貲產且已寵之

衰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
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向父出外治
事或對賓客輒啼呼奔叫恕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
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爲母所妬恕心疑焉一日饋食
妾親手作羹漬一勝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
微爲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恕驚問見針窮詰
所來二妾共證謂主母意恕以爲然盡執四婢送獄
訊鞠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茫昧難以寘法杖而逐之
高氏竟懼決絕外人皆知其誣恕獨不之悟旋用他

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秦檜妻素陰險智能出其夫上方岳侯獄成一日檜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畫之若有所思王氏窺見笑曰促虎易放虎難老漢何一無決也檜挈然當其心即書片紙付入是日岳飛薨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王氏之謂乎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

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召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

永樂間學士解縉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崔豕宰之妻李氏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惡後李病將死尤聽候省不敢違及卒後妾得顙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永樂中高文義殺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妬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循學士過焉留酌叙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高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後生一子名峴為中書舍人陳公一怒之力也

湖廣岳州衛趙指揮妻徐氏悍妬無類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氏殘虐百計無令其妾與夫相處及妾有娠數月徐氏令人飲以寒劑暨胎皆墮焉徐氏後患疾腹謔語既為妾聲乞命又為兒聲乞棺懼苦數月醫藥弗效徐氏既死趙亦繼亡家無噍類噫一妬

婦而斬絕世勲痛哉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寡婦陳氏贅為婿
凡二十年生子年十六歲矣禮思歸切妻不能止置
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私囑曰若父肯還
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
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柰病何瘥即
行矣子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瓦
盆盛水近口旁欲飲掣去如是者百次禮煩劇不可
當遂出鯽魚撥刺尚活腹遂剖蓋蠱中多有眼年

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矣故寡婦號鬼妻
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譎詐

呂不韋進邯鄲姬於秦異人生子政爲始皇帝後始皇
帝以事竟誅不韋春申君進李園之妹於楚太子完
生子爲幽王李園恐言泄謀殺春申君夫二人之進
二姬巧矣先與私之而後進之進而生子生而爲秦
之帝楚之王天下之事未有奇中若此者也然卒以
殺其軀豈巧於謀人而拙於謀己耶乃巧於謀人而
拙於謀天也嗚呼天道好還應而不爽秦自女防以
來楚自熊繹以來歷千百季而二人以陰謀絕人之

祀滅人之宗則二人之身固可沒與噫孰謂天道遠哉

王荊公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慈溪黃震曰公平生心事盡見於此詩矣然荊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易言信之爲義必有其實徙木三丈而酬百金天下寧有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誠信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爲驅民之具何耶

曹操小字阿瞞幼時好飛鷁走犬歌舞吹彈遊蕩無度叔父怪之言於父嵩嵩每鞭撻操忽生一計偶逢叔路次倒於地敗面叱言叔荒問之操曰卒中風耳叔馳告於嵩操潛地歸家嵩驚問曰汝中風已痊乎操曰自來無此病但失愛於叔故見罔矣父乃信其言後言其過皆不聽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

知直湏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亦詩之
斧鉞也後七修彙稿云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曹
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專在於疑
冢哉多設以疑人矣然始爲疑冢者孔林也

魏武帝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
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
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荆公讀後漢書云可憐賣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黃慈溪曰如公之言則曹瞞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

耶

宋世祖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語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
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
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
卿那得有副急淚羊曰我適日自哭亡妾耳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
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
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
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

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湏其
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
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
仁太后言今年子魚大者絕小夫人對曰妾家有之
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
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婁子村蓋青魚似子
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丘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
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非

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丘竊之者也後見
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出化
書授之曰予是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
齊丘以酒飲景昇嘗之甚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
深淵中奪此以爲己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
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齁睡囊中漁者大呼乃覺問其
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
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
書若行不復入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天休歇煩君將

吾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齊丘後爲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丘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昇撰沉淵事若信有之景昇真所謂真人耶

盧杞忌張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

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鑑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

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公庠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着於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蘇黃門轍謫雷州安置僞民屋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語商君鞅治

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出至函谷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嘆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惇輩之奸之謂矣

宋權某爲翰林侍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心啣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五書寫了進本來權卽與書之穀突入閣中取其本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

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即呼吏
你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
亟將馬來釋爾遂併馬契取之又嘗奉使兩浙獻
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
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
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又浙帥開宴置金
鍾以爲罰爵穀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
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
眼明其爲得無恥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于

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
傳誦莫掩前詩之失穀之狡獪多此類也

王荊公病喘藥欲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
河東還過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不可
治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黃
黑問醫醫曰此垢疾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頷之公曰
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噫澡豆果可以去垢人
參果可以愈喘則受之醫之何以爲貪蘇東坡辯奸
論曰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人之常情也安石此

顗與服魚餌同皆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也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餽遺
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
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
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
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
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饋甚至
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陞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

家事得剛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
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或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
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後檜黨皆逐務
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
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
揄揚其美務德因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
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宋仁宗時賞花釣魚以金盤貯魚餌王安石誤食而盡
上曰誤服魚餌理或有之服而至盡此安石之奸也

是仁宗靜而生明故先燭其奸不特呂獻可袖中彈
文之先見若神宗明極反暗故安石之說得以入之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瀟溪三及門而三辭
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瀟
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裁其銳而不
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安石得沐
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殺他日得君行道或
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未可知也嗚
呼豈非天哉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兒人也以
貨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
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
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
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
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欲盡殺張德遠
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之
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
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

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幾舜陟忽殂登乃獲免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祐忠賢可乎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在日事各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逼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

復故態哉上惻然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高世榮粧資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三年顯仁太后回鸞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賚計十七萬九十緡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韓彥古尹京日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謁一日欄其亡徃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

君言卷八
獲遂爲強留室有二櫥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荅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爲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即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即以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

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威利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蒙其成遂用以進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奔告存中即具劄奏軍中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

子示之御史生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御史可謂不密矣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安置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熈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官問何人爲此答是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軍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介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

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奇忘實不省於何處迨於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視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一行字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約二足蓋微時索遊富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余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

隙台州之獄嘗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豫其
密謀。燬本檜妻黨王氏子。蠡駭嘗宴親賓。優者進伎。
僖於坐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懌。檜素畏內妾。嘗孕逐
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
給事中。其兄一鳴。第一鷄。皆在朝列。泳嘗勸檜還一
飛。以補燬處。未果。而檜死矣。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
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劉後村詠十老。謂老僧老道老農老醫老巫老吏老馬
也。老吏詩云。少諳刀筆老尤工。舊貫新條問畧通。關

智固應雄鷲輩。論年亦合作孤公。孫魁明有堪憐處。
包老嚴猶在套中。祇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臀
紅。此詩痛快。鐵鞭打鬼臀。乃車子厚語。後以用之。老
吏奸譎。亦足以寒其膽也。

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
客。吳玠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劊刀爲刺客。李季以
章黥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
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
婚爲逐客。初止有九客耳。秦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

叔夜者懷鷄黍孳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吊客以足十客之數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時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勘治具得其狀乃承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爲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楊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久之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鞋一隻安筵下迨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通和尚誓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二生一男歲餘明日將與夫辭別泣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鳴咽有淚徒漣而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改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既歸父家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

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惠明以
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以計密擊大明鼓伸冤上親
鞫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
各邇遠充軍

成化時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寮濟
寧人與通友善長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鎖甚固夫
人素諳世故命啟視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啟之
一篋乃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劓舊衣下皆土塹
夫人大怒曰他人欲誣我家耶命毆之跪勸令其擔

去時人爲之語曰沈鳥御史土挑中書同官者氣爲
阻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鄉民有子患痘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
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爲其
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
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甚怨之以
其情訴於人人以爲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
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
官求援給事以爲已物奉以求進由是得陞吏部侍

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爲刑部尚書者素稔中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爲已謀亦如給事如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皆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壻者甚類皆可笑也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至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緇

衲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干辟

又僧徒奸狡雖人主之前敢爲欺罔不特今有焚身之事宋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中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欽怒以人人入烈焰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而

戲之於市矣

諂媚

人之操行不可不慎一失其中則終身莫贖雖一言一字難以假借於人也如范增之從項羽蘇子論之詳矣錢仲舉詩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楊雄之文太史公予之過矣劉後村詩云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論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罔被人書葬丈夫方秋岩咏張華詩云堪咲張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中台星折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此可謂詩史矣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汶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唐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一次食寧錯喉上罷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及祿山叛玄宗遷蜀百官諸司多不知之有留城者為祿山所虜從而幡綽同在生數得出入

左右及賊平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於上前曰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諂媚而忘陛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綽曰當垂衣而治之夢見殿中榻子倒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即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大逆圓夢時必知其不能為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唐郭弘霸爲侍御史時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觀便液即染指嘗以驗病賀曰其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李白謁宰相封一板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釣絲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釣又問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唐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至睿宗景雲元年

臨淄王起兵討常氏誅及安樂公主并黨人皆棄市時有司農卿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衣以項挽公主犢車後公主死履溫馳詣奉天門舞蹈稱萬歲聲未絕臨淄王斬之百姓疾其興役割取肉去

唐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求福消災閭朝隱時爲給事中乃詣少室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市會后疾愈特加賞賜戶部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然雖厚賜亦鄙其爲人觀此可見正氣不磨不以彼此爲存

亡朝隱喪其廉耻武后受其諛者亦鄙其人况正直之士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所守矣
唐萬安蜀眉山人長身魁顏眉如刻畫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宮認爲同宗又多結宦官爲內援有倪進賢者少無行獨取爲御史相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憲宗晏駕內豎於宮中得䟽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之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云心如九曲流觴面似

千重鐵甲懷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奔出索馬歸第在道夜猶看三台星冀後復用也其無耻如此

張曲江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凜然烈體棄骨溝壑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舉在絕域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正欲構遂遭天火羣臣並相顧未有對何敬容獨媚之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矣夫蕭氏之飾非棄天甚矣而敬容以天弗違諛之何其佞哉

宋郭從善爲相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善易衣跨驢馳驟殿廷周旋曲盡其妙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爲從善大慙宋宦者李憲用事官太尉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

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伏

刑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陸棠楊龜山所擇壻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伸程氏之學小人之不可保如此

王巖字豐父守會稽童賈時方用事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三十石以獻之後擢侍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錄所載也

吁孟佗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態
也不知三十石楊梅仁何以能哀乎

蔡攸宋徽宗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少宰王黼得親幸
出入宮中預秘戲或侍宴各着短衣窄袴塗抹青紅
雜倡優中多道市井淫媒詠來之詩以獻笑取悅時
人鄙之至於酒醉顛仆苦亂徽宗曰就灌死想不失
一司馬光可知徽宗亦鄙之矣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
以父事之又有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

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哀經而往則某人先哀經
在帷下矣周公謹野語張諒之爲永旨也朝士多趨
之王質沈瀛相與言曰吾儕當以請說爲戒無何質
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何駭如此
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當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
子白事必稱其萬拜復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
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溫之事蓋惜其名父
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
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

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
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
越跪牀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
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旻違約旻曰
吾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
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
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朱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
其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

當時太學諸生曰犬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
犬之信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
諂諛輩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
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
亦羞與爲伍矣

蹇齋云坐客偶談近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
命賦一犬詩以鹽字爲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
苦伴羶鹽長夜巡行護短簷戀戀見人渾識舊依依
向主肯趨炎卧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

向山中擒狡兔拔毫製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之觀此則梁成大筆真有餘愧耳

王荆公爲相每遇生日朝上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光祿卿輩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措笏開籠每一雀鴿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庵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

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韓侂冑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

但犬鷄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鷄犬聲令人
視之乃府尹趙師弄所爲也侂冑大笑蓋親愛之昔
孟嘗君得客作鷄犬而脫患難後人且議所得止鷄
犬之士今趙如此是一禽獸也標其題曰只消三寸
舌做得萬般聲大學士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其作
村莊犬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炙刀割及冑敗有
人贈之諠詞云侍郎自號東甯曾學犬吠村莊今日
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憶今之搖尾乞憐苟求榮
達者觀此豈無愧乎

秦檜方在相位時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
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至于今微管仲吾其
左在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
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
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冑中有慊故特喜此
諛詞以掩覆之真猾夏之賊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
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
生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

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
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
不幸未有子今郡公姪娘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
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尹少稷穉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乃附
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薄之後貶
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
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
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

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宋理宗開慶元年太平人周震炎媚事丁大全及省試
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震炎預構數千言大全力薦
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元也上大
悅公卿向嘗見炎在大全私第執役如奴隸物議喧
駭而不敢言及大全敗追奪震炎恩例除名大魁倖
進乃爾如此亦可嘆哉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
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

爾如何無鬚祐對曰老爹爹無鬚兒子安得有鬚此語真直一笑也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掌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某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錢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有德學所致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

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諸公訪高不知以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疊疊將百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微起走唯喏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

遂得進陞工部兵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
如擣蒜侍郎杜臄似燒葱奔競無耻之甚良可嘆也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
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
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採瑾意爲之有事體大
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
人據理執正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
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

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
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
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叨口
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
飲鴆死計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
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
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
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
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賍濫如此

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簪影童童而一人獨乘女簪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覲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正德時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苛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

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諛佞以求自全此語所指前蓋焦芳劉宇後為李東陽也汪循曰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為一身之謀他日退休亦謂名成身退夫誰欺哉惟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歸來夾道迎不免隔溪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蓋與劉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戲呼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柟斥回之日

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
呂曰：你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劍
呂言可謂藥石。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
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
志，忽見一事，不覺撫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
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
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
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
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真怪，打是不打，不
打奇哉，殊快人意。

節逆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也祥曾處魏晉之間不能
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
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矣足據哉楊雄之恬退阮籍
之放逸周顒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
乃著美新論藉爲晉造凡錫文顒代蕭道成荅沈攸
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非天奪其鑒耶
陳述爲大將軍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
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王大將軍作亂晉明帝

親征破之衆潰其黨錢鳳沈充等皆伏誅噫述不早
逝將與鳳充均被大戮矣五代時蕭道成密謀宋禪
褚淵實陰附之道成即位以淵爲司空賀者滿座其
從弟褚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
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
有期頤之壽蓋淵以宋室顧命之臣係望中朝乃膏
國賊手誠如炤論嗚呼嗣祖以得死而免身後之惡
名彥回以不死而喪半生之懿行然則夭壽之數豈
獨存沒所係亦賢不肖之大致也夫

天下之所謂忠臣義士者刀鋸不避爵祿不榮濟則全
君以復仇不濟則繼之以死終始一節乃爲得之句
徒矯執於旦暮而不免依回於後日雖曰忠義吾不
信也昔蕭衍篡齊臺城已陷郡縣望風降者接踵獨
馬仙琕在江西閉門自守俄而兵至仙琕曰諸君但
來見取我義不降似知義矣及檻送建康衍釋之以
言相慰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
用嗚呼前之所以不降者爲何而今乃欲復爲之用
哉當時猶以忠義稱之吾不知其果忠義否也宋太

祖代周王師入京百官胥會李昉獨居家不朝若以節槩自許者及貶道州司馬三歲遷延州別駕又三歲召判兵部既至太祖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日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太祖大喜以爲得人嗚呼欲有今日之貴又何必爲前日之不朝哉太祖猶喜得人吾不知其果得人否也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恩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恩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王哇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論者皆以管仲不死子糾而復相桓公方之其是非曲直紛紛靡定惟宋程子以爲管仲不得讐桓公王魏不可背建成斷律定罪而范華陽作唐史亦取其說余謂不然管仲可以讐桓公王魏不可以讐世民何也無知之亂小白子糾皆以公子出奔襄公既弒齊無其主則小白

子糾勢分彼我若敵國然小白入齊而殺子糾則爲子糾之臣者皆得以仇小白矣若唐武德時高祖固無恙國自有主也王魏亦高祖之臣耳其事建成亦承高祖之命耳建成固非其所君也假令高祖使王魏事他王王魏亦必奉命則東宮亦非其定職也與委質爲臣者不同世民殺建成高祖立世民爲皇太子則太子君之冢嗣也又君之命也王魏而或仇之則仇君之冢嗣而逆君之命也非逆太子逆高祖也高祖不可逆太子何不可事哉第建成亡死之日王

魏不當覲然自處宜束身詣闕力請不能匡正之罪有虧東宮輔導之義幸而高祖赦之或改任別僚或仍還舊職然後遂巡就佐斯上不負高祖下不仇太宗前不背建成身名兩全矣惜乎其智不出此也彼作史者遽謂其忘君事讐與夷吾同案豈亦不諒當時之事勢而云然哉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其子璿入見德宗以爲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脩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

下未能誅臣父臣父足以危陛下不忍不言上曰卿何策以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璠亦自殺論者曰密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賁志以歿千古悲之予謂其志可悲也其處未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快快而反戈犯關之謀尚未決也璠揣知其意則當乘間譬曉諭以禍福長跪而進曰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圍功在社稷天下所知便橋之詔或者非天子本心攝於奸臣盧杞之計耳因此小憤遂棄大勲反順爲

逆如天下萬世公論何逆泚弄兵天下忠義之士咸恨不得食其肉大人所親見者苟此意果行誅泚之旗將移指吾家矣吾觀唐祚堯舜之德猶在人心天命未去兼以李泌陸贄爲之相李晟馬燧爲之將長安宮闕未可遽窺也天下爲逆甚易爲功甚難大人棄不賞之功而就不赦之逆吾懼禍在旦夕也爲今日計莫若奉詔誓師協心李晟同殲朱泚事定功成回報天子明發盧杞之奸爲朝廷去佞則福祚無窮功名不朽矣璠如以此言進懷光未必遽反也萬一

不聽則號泣隨之。與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欲死於
既敗之後者死於此時。懷元亦未必不隱然動心也。
柰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爲逆。而曾無一言幾諫
之誠。顧輸父情於君側。以賣已忠。後雖其心俱死。不
食其言。亦何救於君父之間哉。嗟乎。一死而再取名
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
乎。否也。昔楚令尹子南肆惡於楚國。楚王將討之。以
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乎。棄疾對曰。父死。子居。君馬用。洵命重刑。臣亦

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
乎。曰。忘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春秋亦嘗非之。
若棄疾者。李堆斷罪之明例也。

馮道歷仕五朝。且嘗受契丹太傅之職。則臣虜矣。五代
之君皆以篡逆得國。非真受命英主。故馮道得以富
貴。淫其終身。予讀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云云。見淫
既爲我妻。則願其詈人也。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
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

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通曰求臣亦猶是也
馮道歷後唐后晉漢周皆迎降勸進此不挑而和未
三日而嫁者也有婦如此取女者必羞以爲配五代
之主悅道迎已而寵遇之不思今日迎我他日將復
迎人噫使道如遇漢高帝難免丁公之戮昔樂毅自
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
王猶今日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呂
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以兵渙曰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
復罵將軍可乎布有慙色而止予因論馮道舉二子
之言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
吳曦年十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有不臣之語其父怒
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後曦謀逆安子文楊
巨源李好義合謀誅之矯詔云惟干戈省厥躬朕既
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其夷虜之臣邦有
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
也其父乃大制置玠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失於韓通通愚懷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畧屢立戰功將士歸心及北征京師民間誼言出軍之日當立檢點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中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懼婦女何爲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夕院聞變王夫人懼杜曰吾兒平生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也又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

然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契丹北漢皆畏水史稱藝祖母杜太后之賢曹萬向孟皆本於此余意杜太后安得賢母之賢者必教子義方勉以大節今藝祖受禪陳橋杜太后聞報不覺撫然曰我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此必藝祖未發謀之先家庭之中母子兄弟矢心積慮覬覦羊鼎猷之素矣故一聞報而驚喜大志之克遂也以斯言之不逮朱溫之母矣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魏仁等皆至質頗諄讓太祖不

肯拜傳先拜質不得已從之皆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意蓋薄之也當時周帝制書出自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東軒筆錄穀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謂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其黨言宣力指前禪文也太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太祖以爲怨望決意不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之所貴重乎

蕭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宜用而武帝終不用殆類是也

玉堂嘉話載陶穀草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太祖由是薄之然袖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矣翟宗古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識變遷閑情猶到煮茶邊可憐書畫葫蘆樣不與鸞膠續斷絃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不過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

也太宗亦嘗稱曰宰輔中祇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
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矣

范質終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悔迎拜宋祖之失
也王旦死戒諸子削髮被緇以歛悔不諫天書之過
也然竟何補於身後之議故君子作事慎厥初無貽
後悔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
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
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而使依近例易之景

廬不可於是爲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
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弗固
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
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有風疾頭常微掉時
人謂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
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韓世忠楊子江之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
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德佑降表無
人肯任閩人劉褒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

於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誠可惡。特亦偶然而閩之忠義亦多矣。

頗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驛即死。人挽之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意蓋以王哀不西坐之義責之。蓋王深甫亦嘗以責嵇侍中矣。要之不失爲正論也。已丞相之子即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至元中誤也。陞任不二三

年奉使卒於贛州道中耳。然元文敏公爲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慊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翼子服，如不見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暇，嘗試大觀。萬物皆斃，存者奚哀。逝者奚憾。其說似與挽者之意弗同。覽者詳之。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辭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一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遑慶中丞相子陞仕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於百年也先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為後按陞為辟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此與前章相異并錄以俟知者

文文山天祥留中齋憂炎一狀狀元宰相未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峰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

終其身尚得為全人也文山在獄中元翰林學士王磐以詩笑云當今不殺文丞相

云

見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縑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累遺尸

呂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鱗洲見之呂令賦詩鱗洲即席為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呂見之大慚蓋譏其

負宋而降元也

吳興立天祐吊子昂詩云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千年詞翰落江湖秋風白鶴飛遼海夜雨銅駝卧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光彩照吾徒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

事二姓弟紹嘆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元至正間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爲不軌貶嶺南道江西死于薦福寺有人以詩吊之曰人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爲孝子九泉無面見先生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終難及子房虎視南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

危素字太朴撫州金谿人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昇少同學問元至正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尋爲侍制

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得約死於難
得從人張午勸得勿死得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
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堽出之謂
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
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六十八矣
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索索徹簾內
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邪朕將謂文
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
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和州余聞元忠

臣守安慶爲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立
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
其爲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
年憂懼而死

帝因元順帝舞象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
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後責令守
闕焉

宋景濂爲危素墓誌謂素厚重深中聞人詆毀若不
聞知斯言亦工於摹擬矣又謂其凡事有關於名教

可以勵風俗者必爲乃已夫存亡生死於名教風俗
大矣而奚不爲之乎素以至元元年登朝祿食三十
載元亡時年幾七十矣洪武二年受官三年兼弘文
館學士隨斥居和州再踰年而殂其生無幾也五週
之殘息孰與百代之芳名即久視長生在志士仁人
猶所不屑矣噫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貫屋以
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素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

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
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其人舉
止亦然料知其危太僕也

張士誠之敗頗由其僞司徒李伯升倒戈蓋每以國情
僞輸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爲李司徒上始見伯升燕
勞三日以花綵鼓樂迎於京城乃對士誠殺之及見
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浙江行省叅政上曰元君寄
汝以心膺之任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亦
始迎勞而後戮之

瑣綴錄云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

同當先謁陵遽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

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文皇初駐金川門蹇夏二

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其中惟

解公纔歸自謫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

比其亦薄乎云耳

小樂中學士胡廣卒有人授詩乃假楊士奇作曰漢朝

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却
教名姓正相同

太宗渡江時解縉胡廣金幼孜楊文貞周是脩相應自
盡於應天府學即而縉使人覘胡廣動靜因得廣在
廁問家人曾飼猪否縉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能捨
性乎蓋皆無意於死也惟脩竟行其志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燕
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以爲憂其母問曰
子憂何事信曰兒統千萬軍能無憂乎母曰汝才統

御有餘非憂此也。汝勿瞞我。信屏左右曰：「今有勅取王爲之柰何？」母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憶汝父之言乎？蓋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至，信艷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啟欲見王，不可。又啟不可。三啟終不可，乃乘女簪徑詣「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復曰：「我真有疾，何言也？」信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有勅令信執。」

王甲無意乎？當執以獻。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爲恩張。」乃召姚廣孝謀靖難。未幾簷瓦墜地。王謂不祥，不懌。孝曰：「祥也。」王罵此何祥？孝曰：「天欲易黃瓦耳。」是日謀乃定。

出小史
王鑑撰

成祖皇帝命樓璉、卓靖難之詔。適方孝孺受刑之時，唯唯承旨歸而噴嘆自縊。宋林希草東坡謫辭成而擲筆嘆曰：「壞了平生名節矣。」夫樓非不知靖難之詔不當，草畏死甚而勢迫以受也。林非不知坡辭不可草。

利心急而計遷宰輔也然卒死而名節壞焉豈非勢利成其過哉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宮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釋之曰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太宗渡江靖難時廷臣胡金解楊并胡儼衡府紀善周是脩約同死節惟周縉國子監尊經閣他日士奇錫爲之作傳與其子曰向使予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

